



话说重庆 “二两小面”

□施崇伟

“二两小面”是重庆人的口头禅和一日生活的起点。满满一碗，汤面里加牛肉或肥肠，搅动着鲜红的油辣子，片刻间风卷残云，愉快的一天便有滋有味地开启了。

一位外国留学生第一次感受重庆小面。老板问他：“来二两小面？”他用手机一查，一两才50克，于是他要了10两。结果端上来一大盆，他傻了眼：“两”是什么？“二两”究竟有多少？

留学生说的是中文，老板听得懂。但他问的问题，老板说不清。如果说清，说来话也长。

这得先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要统一度量衡，工作交给了丞相李斯。李斯在顺利制定了钱币、长度等标准后，却在重量方面没了主意。究竟要把多少两定为一斤才好呢？他向秦始皇请示。秦始皇写下了四个字：“天下公平。”李斯百思不得其解，突然计上心来，他把“天下公平”的笔画数作为标准，于是定出了一斤等于十六两。

其实，“两”的来历比李斯的“奇思妙想”还要早一千年。据说先人观察星象发现北斗有七星，南斗有六星，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三星，正好是十六星。古时候，人们认为北斗七星主亡，南斗六星主生，福禄寿三星分别主一个人一生的福、禄、寿。做买卖的商人如果短斤少两，会少福、禄、寿。因此，一斤对应星象十六两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：中国是个农业国，从前有一种粮食叫“黍”，就是现在的小米。人们以黍作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，把100粒黍连在一起的长度就是1尺，100黍的重量就定义为1“铢”。古代的乐器是铜管做的，铜管也可以作为装黍的容器。将黍装满一铜管，倒出来一数，大约是1200粒，也就是12铢，两个铜管24铢，就称为“两”，就是两个铜管装的黍的重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16两在计时极不方便，才改为现在的1斤等于10两。再后来，度量衡也随时代进步，与国际化接轨，我国也采用国际单位制千克和克，一两等于50克。

重庆的“二两小面”没有换算成“克”来计量，似乎是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烙印。那个年代，出门下馆子不仅得花钱，还得有粮票，钱是食物的价值，粮票则代表了购买的资格。粮票上的计量，就是以“斤”“两”标示的。

斤两是重量单位，但餐馆里也没有哪家要用秤来称。北方吃包子，一两有3个；江南卖生煎，一两是4个；一两饺子通常有六七个；重庆小面，二两就是一碗……

重庆的“二两小面”说的是干面粉的重量。川渝地区的面条大多用的是碱水面，称之为“水面”。“一斤水面三碗半”是重庆小面界多年来的行规。一斤干面粉和成碱水面，一般是加三两水，和好的面是一斤三两（650克），理论上，二两小面也就是130克。面庄老板的“二两小面”是凭手感抓的，以顾客大概能吃饱作为手感的标准。“二两”小面并不是标准的二两，体现的是重庆随性、自然的市井文化。

从重庆“二两小面”说起，扯到了上下几千年，中国文化的重量可不是“半斤八两”那么轻巧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）

蚊烟

□向萍

夏天，最讨厌的蚊子总喜欢不请自来。

小时候，驱蚊是一件很恼火的事。小街上，家家户户都是简陋平房，低矮而潮湿，加上环境卫生不佳，更为蚊虫提供了滋生场所。我小小的身板，经常会被蚊子咬得全身疙瘩，红肿起包，奇痒难耐。恼怒中伸出小巴掌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掌击中，看着猩红的蚊子血摊在皮肤上，心中突生一阵惋惜：“打死它的身，流出我的血。”

那时，没有蚊香，更没有环保好用的驱蚊药，还好老家铁桥镇青石板小街上，有几家专做蚊烟的小作坊，夏天一到，繁重的驱蚊重任，就交给这些或长或短的土制蚊烟来对付了。

蚊烟到底是何物呢？其实就是锯木灰和“六六粉”的混合物，包裹好点燃，利用其特殊的气味来驱走蚊虫。生产蚊烟纯属就地取材信手拈来，整个过程纯手工完成。蚊烟是用黄裱纸裹成筒状，有粗有细，粗的比5分硬币大一些，细的只有一分硬币大小，里面塞满锯木灰和“六六粉”搅拌均匀的蚊烟药。为便于携带和悬挂，蚊烟手柄部分还稍作加工，嵌入了小麻绳，如此一来，就可以提着小麻绳把一摞摞蚊烟带回家。

蚊烟有长有短有粗有细，长短粗细之分决定于蚊烟可持续点燃的时长。长蚊烟适合晚上使用，一根米多长的蚊烟，可以燃至第二天早上，护佑人们一夜安宁入眠。短蚊烟只有50厘米左右，适合白天睡觉临时使用。蚊烟的味道不佳，药味重，稍刺鼻，袅袅升起的烟雾四处飘散，周遭都弥漫着一股“六六粉”的味道。那时的人们根本顾不上蚊烟带来的难闻，比起被蚊子叮咬睡不着觉、痒得抓出血痕来，姑且好受多了，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

土法制作的蚊烟也有质量好坏之别。质量好的蚊烟，驱蚊效果好，燃放时间长，而且不刺鼻。邻居张爸爸家，蚊烟做得好，价格便宜，街坊邻居都喜欢上他们家购买。夏天到来，他家的蚊烟经常供不应求，我还时常去当小帮手。

依稀记得蚊烟一角钱一摞，一摞有五六根。蚊烟是夏天的标配，长期消耗，也算是一笔不小的额外开支。所以，大人都坚持“人走就触熄，人回再点上”原则。

点蚊烟还配有专门的蚊烟架，老爸找来一截竹筒，从中间破开，一分为二，然后再把竹筒里的竹节剥离干净，把靠近地面的一面削平，这样一来，蚊烟放在竹筒里，可以避免蚊烟被调皮的小孩踢坏，还能保证蚊烟不熄火。

半边竹筒做蚊烟架，遇上气温高，蚊烟会引燃竹筒，存在安全隐患。后来老爸又想出一个主意，他找来长木条子，钉成槽口状，正好把蚊烟放进凹处，这样一来，蚊烟不会发生侧翻，也不容易引燃，非常安全。

盛夏的夜晚，小平房酷暑难耐，没有空调的日子，街坊们自有妙招，大人小孩、男女老少都纷纷出来打凉铺歇凉，青石板小街上密密麻麻摆满了各式凉床。这时候，蚊烟自是必不可少之物，倘若没有它，户外的“长腿蚊”蜂拥而上，想要睡个囫囵觉，可谓难于上青天。

有蚊烟的盛夏，倒也自得其乐，蚊烟袅袅燃起，驱走蚊子，给了我们静谧的空间，一群小屁孩，睡在凉床上，优哉游哉，头上星星眨着眼，耳边鸣蝉唱着歌，偶有流星从天边划过，惊得我们连呼带叫翻身跃起，流星却捉迷藏般不见了踪影……

岁月悠悠，往事难忘。如今，蚊子依然未绝，但灭蚊利器层出不穷，既有无毒无害的清香型盘香，也有快捷便利的电蚊香，只需轻轻插上电插头，就把蚊子赶到九霄云外。它们方便又好使，环保又科技。唯有那些消失的蚊烟，伴着属于那个年代特殊的味道，飘得愈来愈远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）

桂花香

□牟伦祥

清早上班，小区的空气中弥漫着幽幽桂花香，丝丝缕缕，直冲鼻腔，我贪婪地吮吸几口，顿觉神清气爽，陶醉其中。这是今年桂花第三次盛开了。

小区栽种了不少桂花树，五年前我家刚搬来时，桂花树才碗口粗、一人多高，树干四周还用木棍支撑着。后来，在园林工人张师傅的精心管理下，桂花树一年年长高长大，亭亭如盖。去年秋天，人们惊奇发现，在苍翠枝叶间，星星点点缀满了米黄色的小花，浓郁芬芳，香气袭人。小区业主常立树下，一边嗅着花香，一边谈论着张师傅的辛劳。

张师傅是小区物业聘请的工人，六十岁开外，皮肤黝黑，为人随和，始终是一副笑脸。年轻时，张师傅在外地当过园林工人，技艺超群，退休后回到家乡重拾旧业，口碑甚好。

张师傅接手管理我们小区园林后，每天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，带上午饭，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赶来，然后整天侍弄花草草。我们劝他不必那么认真，他说：“我打工不是给你们打，是给自己打，要对得住良心，既如此，干活就要精心、尽责。”有一次，张师傅在给桂花树浇水时，发现一株树的叶子返黄且掉落不少，部分枝条已干枯。为找到原因，张师傅挖开表层泥土，只见树下全是建筑垃圾。按合同约定，张师傅完全可以不管，但他二话不说，慢慢刨开建筑垃圾，再从其他地方挑来泥土填上。后来，这株桂花树枝繁叶茂，长势喜人。

今年夏天，烈日炙烤，小区外不少树木枯死。张师傅每天凌晨两点开始浇水保苗，小区花草林木从未枯萎，反而葱茏繁茂。一天凌晨，张师傅爬树拨弄水管，不幸跌落下来，造成大腿腿骨骨折。

张师傅的老婆和儿子来医院服侍。张师傅对儿子说：“有你妈在就行了，你去照看园子，不把手浇透，要不到两天花草全干死。”张师傅特别叮嘱，给那些桂花树浇水，要先用钢钎在树根周围打两尺深的孔，每天灌满水才行。儿子拗不过父亲，只好走出医院去经管园子。这一管，就是一个多月，直至天降甘霖，旱魔投降。

中秋节前夕，小区的桂花树第一次开放，虽然花蕊不大，但它们所散发出来的那股香甜，却是那么幽幽而又浓郁！国庆节长假，桂花第二次绽放，许多米粒般的小花拥在一起，一簇一簇的，热烈而疯狂，花香飘逸小区外，往来的游人逐香而来，啧啧称赞！让人意想不到的，时间仅过去十来天，桂花又第三次开了，依然清芬袭人。桂花在这么短时间绽放三次，我很不解，询问拄着拐杖的张师傅，他笑着回答：“桂花树坚强呗，经过夏天的磨难，它们懂得回报啊！”

张师傅的回答虽不能令我信服，但经历今年酷暑，我们的确见过好多花坚强、草坚强、树坚强、人坚强。所谓坚强，就是在困境中不言放弃，让经历的苦难开出喜欢的花。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）

鹤得转

专栏

光瑞欠债

□武辉夏

中医少林堂堂主、名中医刘光瑞是我的好友。他收藏了三千块古匾，建立了古匾文化博物馆，编印了《中国匾额学》。书中刊印了一幅我的代表作《鹤立图》，但只用了图，却把标题改了，也没有落作者的名字。我严肃地说：“我要索赔。”他坦然笑了一下问：“要赔几文？”我说：“至少一百万。”光瑞大笑：“一百万算什么，应该是一千万。”我高兴得蹦起来，“这是你自己涨的价啊，现在你已欠我一千万了。记住，你对我友好，可以一辈子不还，如果有一次对我不友好，就立马翻脸索赔。”两个好朋友拉钩认账，所以，刘光瑞这一辈子必须是我的好朋友，要永远友好。

否则……哈哈……他要赔付我一千万！
（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）



武辉夏作品



能懂的诗

通讯录(组诗)

□吴向阳

朋友病逝后
我翻看他的朋友圈
最后一条是“早上好”
前面一条是“晚安”

通讯录里，我留着他的名字，偶尔翻到
显得他并没有离开

收藏
我收藏了一些书
放进书橱
准备闲下来时阅读

山居日记

我起得足够早
我看见夜像退潮一样向山后退去

这时
近处的一棵树正站在我的看见里

它显得比爱情轻一些
比友情重一些

树梢上还留有一些夜色
但已经不重要

如果你远远望见我
我会说我成为了山的一部分
其实我更想说，山成为了我的一部分

信

儿子没有写过信，他问
写信是什么意思啊

我说写信就是你爷爷在病逝前
告诉我：我很好，勿念

（作者系重庆出版集团科技分社社长、总编辑）